

## 六十岁学“弹拨”

◎朱霖云

俗说“六十岁学吹吹——没大出息”，我六十岁学“弹拨”，没图“出息”，图的一乐。

“退休”这一词之于我，曾经何其遥远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退休当日，我约了好友小宗走进琴行。我在高中时学过月琴，想以故伎重演开始新的时日。而形如月琴、同属弹拨的中阮，音色圆润、浑厚，更适合民乐，于是我便抱得中阮归。

相传魏晋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咸，改革琵琶成就了后人称之为的“阮”，民间识中阮、学中阮的，远不如学其他民族乐器的多。我因弹过月琴，想走个“捷径”。

然而“捷径”不通，毕竟离玩月琴隔了几十年，中阮与月琴也是“形似神不似”，初学中阮还是要拜师。我的朋友唐和荣老师是中学音乐高级教师，擅长声乐和多种乐器，退休后参加公益文艺活动。我拎着中阮登门求教，他欣然接受了我这个“老学生”。

唐老师面对面、手把手，讲、教、示范，我从识谱、音符、节拍开始，从持阮姿势、基本指法、调音、转调学起，从4分到16分音符、最简单的乐曲弹拨起。我买了《中阮入门》，带着布置的“家庭作业”，抱阮练习，有空则弹，躺在床上还在肚子上划拨。按弦的手指先是疼如针刺，再是没了疼痛，后来指尖生茧。偶尔“奉命”照看炉灶，弹拨之中，常常一锅鱼肉成了焦炭、吃饭时才记得电饭锅还没按。阮不在身边，眼前抖动的是琴瑟之弦，耳边奏鸣的是弹拨之音，不时左手练手指分张、右手练快慢节奏。

老师把我这个“门外汉”引进了门，唤醒我似有似无的音乐细胞。一年半载后，我有些僵硬的手指下也流出了曲调。我操起中阮，时而信手弹上几曲，时而打开放音器，切入合奏，缕缕琴音缓缓而来，夏如一湾清泉、冬若一束艳阳，“请君姑置是非事，来凭云窗听高洁”（宋·史浩《听阮》），孤芳自赏的快感油然而生。

唐老师把我领进了新空间民乐团。该乐团是新空间集团董事长曹建国创办的，近百人的队伍，管弦乐器装备齐全，是民间全编制大型民乐团，汇集了如皋、南通、东台等地一些民乐高手。

在这里，我经受民乐合奏的训练，承受民乐神韵的熏陶。平时由曹建国、唐老师带我们练习，上海民乐团团长、著名作曲家、指挥家顾冠仁多次亲临现场，训练、指挥我们排练他的经典作品《岁寒三友——松、竹、梅》《西部民歌主题组曲》《春天组曲》《迎宾曲》等，还邀请香港著名指挥家阎惠昌、江苏民乐团团长王爱康、著名指挥家王甫建等指导、指挥。我神往他们指挥的肢体语言，在指挥棒下陶醉于音乐的洗礼中。我专注学习中阮在合奏中的切入退出、轻重缓急，学习看分谱、看指挥，学习用耳、用心，排练、演奏了数十首乐曲。一位市主要领导观摩演奏，看到我也登台，半开玩笑地问我“滥竽充数吧”？唐老师在一旁说“虽不精，但不滥呢”——“不滥”，我已很满足了。

我去悉尼，带我去演奏的视频放给4岁的孙子看，让他感受中国民乐的魅力。他最喜欢《闹新春》，放完了总说“再来一次”。我还在合奏艺术中体悟人生之道，譬如，合奏最忌“炸”音，该退出要退，暗合人生到点不可恋位；该低不能高，该是做人“要低调”的出处；讲究音律和谐，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何不如此？

多年来，我随乐团参加了如皋新年音乐会、数次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，2013年、2014年上海新年音乐会。新空间民乐团多次与上海、江苏民乐团联袂演出，我有幸作为中阮演奏员，同台感受名家精彩演奏的同时，阮弦与我的心弦共振，弹拨之间，晚年人生如花好、如月圆……



快乐生活

◎一明

## 妻子生日惊喜多

◎江源

今年阴历八月的某一天，是妻子六十岁生日。生日前后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祝贺，让妻子惊喜连连，好多日沉浸其中。

离她生日还有两天时，她把年迈的父母接到家中，与难得休息一天的自己，共度中秋佳节。上午9时许，正忙着烧煮的她，听到微信一声响，抹干净手上的水，打开一看，一个800元的微信红包和一串文字映入眼帘：“妈妈：提前祝您生日快乐！小小红包，不成敬意，更无法表达我们对您养育之恩的全部感激，仅表示一份最真的祝福。祝愿您天天开心、永远幸福！”这是远在沪上工作、生活、安家的儿媳妇发送来的。想到忙于工作与照顾家庭、孩子的儿媳妇，这么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生日并提前祝福，这惊喜让

妻子感动。

让她没想到的惊喜还在后头，而且接二连三。

她生日那天，娘家人为她忙开了。晚上，大家齐聚一堂，为她庆生。侄儿夫妇做来了两盒蛋糕。烛光中，众人无限的祝福和最真的情谊，似一股暖流浸润她的心。侄女夫妇送来一捧鲜花，让她在姹紫嫣红、芳香四溢中，心花绚丽。席间，生日歌在老中青幼四代人声色不一、心情相同中共鸣，欢快热闹的气氛，濡染得她满脸飘红、彩云纷飞。“谢谢大家！谢谢大家！”她不停地站起、坐下，接受众人的祝福。那一刻，一向沉静稳实的她也显得情绪亢奋，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“今宵”。

热烈的时光过去，妻子的心情渐渐恢复平静，一如既往地开始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。刚过几天的一个早上，我接到一个自称是“顺丰快递送

货员”的陌生电话，说有个比较大的快件要送过来。我左思右想，最近没在网上买什么啊。中午11点半，一辆厢式货车到达我家门口，送来了208斤重的一只大货箱和一只20多斤重的小货箱。她边接货边纳闷：这是谁买的呢？带着疑惑去上班了。下午1点多，儿子终于给他妈发来信息，说给她买了个声控加遥控的按摩椅和配套的按摩坐垫，主要是考虑为她解除疲劳，给她舒缓筋骨，更好地保健身体。儿子说怕老妈反对，就来了个“先斩后奏”。“这是我们送给您六十岁生日的礼物，不贵，只有一两千块钱。”妻子当然不信。第二天，售后服务前来安装，直接告诉她，这是个名牌，主椅加配件要16000多元呢。

“啊！我这儿子儿媳妇，也真是的。用钱大手大脚的……”嗔怪加欣慰连着喜不自禁，在她脸上展露无遗。

## 一对辛勤的老“园丁”

◎包宏龙

先是帮助4个儿女带娃，如今又为4个儿女种菜……今年已经八十四五的岳父、岳母——这对“闲不住”的老人，一直被我们敬称为辛勤的老“园丁”。

我岳父岳母的4个孩子都是“60后”。那个时候，养活4个孩子非常难。好在岳父非常能够吃苦、岳母非常善于理家，他们除了正常的上工拿工分外，还不辞劳苦地养猪，总算把孩子们一个个养大、上了学。待到孩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，二老也开始步入老年时代。

大女儿嫁在本乡，离娘家也就三四里路，由于恋家，几乎天天回来。结婚第二年，宝宝就出生了。宝宝基本都是外公外婆带着。宝宝聪明但

调皮捣蛋，给外公外婆带来了不少辛苦和麻烦。一个冬夜，睡到半夜，小家伙突然提出要回家、要爸爸妈妈，怎么哄、怎么骗都不管用。二老看着小外孙哭得声嘶力竭，十分心疼、不忍，只得爬起来穿上衣服，推出自行车，深一脚浅一脚地送他回家……到如今，邻居们还时不时地拿这事取笑他。

大外孙才4岁的时候，二外孙——也就是我的孩子，也呱呱落地了。当时我在部队服役，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，老婆是教师，平时要上课，所以带伢儿的事，几乎都由二老“承包”了。每天晚上，岳母总是在娘儿俩床边搭的铺上休息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立马爬起来照看。有段时间，小家伙睡到半夜就不睡了，她们也只好陪他

到天亮。待到他会走路，更是管不住了，整天缠着外婆，老人家甚至连淘米、洗菜的时间都没有，常常要央求邻居帮忙才能够做好饭菜。

此后，小女儿和儿子家也相继添丁。二老精神抖擞，南征北战，跑了这家再跑那家，手背手心都是肉，外孙、孙子都一样。然而，艰苦奋斗好几年，只落得个儿女们封的“园丁”称号。虽然4个儿女一个比一个孝顺，但二老忙惯了，就是歇不下来。

这不，如今4个儿女一家过得比一家好，待老人更是越来越孝顺。可是，老人一家都不去，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，真正当起了“园丁”，种着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，时不时地叫儿女们回去拿。他们说，只要还干得动，就将这“园丁”干到底……